

# 蜘蛛女之吻

[ 阿根廷 ] 曼纽尔·普伊格 著  
项勉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前 言

### 【内容梗概】

1975年4月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监狱D区的第7号牢房，同时关进了两个犯人。3018号囚犯路易斯·艾伯特·莫利纳是一个同性恋者，因犯有腐蚀青少年的罪行而被判了8年徒刑；16115号囚犯名叫瓦伦蒂·阿雷古·帕兹。他早在1972年10月被捕，罪名是企图在两家汽车装配厂发动罢工，制造混乱。他在参加绝食活动后，被转来与莫利纳一同关押。

莫利纳自称是女人，或装扮成一个女人，并像女人一样多愁善感，对人体贴入微。当瓦伦蒂抱怨■■伙食太糟时，他就用他母亲捎来的食品为他做饭，瓦伦蒂吃后赞不绝口。瓦伦蒂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他奉行的是革命至上的主张，为此他忍受严刑拷打，愿把整个生命献给革命事业。

牢房里的黑夜是漫长难熬的。为了能消磨几乎停滞了的光阴，莫利纳向瓦伦蒂讲述了他入狱前看过的电影。他首先用五个晚上饶有兴味地接连讲述了他最欣赏的一部电影《豹女》。电影女主角是一位名叫艾琳娜的姑娘，她与一位青年建筑师倾心相爱。但令人费解的是，她从不让他吻自己的嘴。原来她是豹女，据说只要哪个男人吻一吻豹女，她会立即将他撕得粉碎。建筑师还是同她结了婚，并尊重她的意愿，没有与她同

房。但艾琳娜的精神病医生犯了个错误。他在一天晚上吻了她，并紧紧地拥抱着她。突然，她挣脱了他的拥抱，变成了一头豹，旋又扑到了医生身上，撕开了他的喉咙和刚才吻过的脸颊和嘴唇。此后，她来到动物园的豹笼前，打开未上锁的笼门。笼中的黑豹闻到她的气息，扑过来击倒了艾琳娜。当建筑师赶到时，发现艾琳娜已经气绝身亡。

瓦伦蒂为片中人物的悲惨结局惋惜不已，并说这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友。随即他向莫利纳谈起了那位姑娘。

莫利纳讲的第二部影片是《法国歌女》。故事发生在德国侵占法国后的巴黎，那是一个名叫莱妮的法国女歌唱家和德国军官的爱情故事。瓦伦蒂听了一半就粗声责问莫利纳为什么对这样一部纳粹的宣传片津津乐道。莫利纳回答说是艺术打动了他，使他想大哭一场，也使他想起了日夜思念的男友。瓦伦蒂见他伤心不已，便建议他谈一谈他的男友，借此解除心头的烦恼，同时也让他了解同性恋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莫利纳就讲起了他与男友卡门认识的经过和他俩之间的关系。

尽管莫利纳和瓦伦蒂两人从人生态度到生活情趣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俩的关系日趋融洽，彼此间有了较多的了解，莫利纳对瓦伦蒂更是关怀备至。一天，瓦伦蒂晚餐后突然腹泻不止。为了防止被软化，他拒绝就医，结果病情恶化。莫利纳耐心周到地服侍他，为他清洗。这使瓦伦蒂非常感动，他意欲对莫利纳坦露自己的真实感情。

监狱长把莫利纳传唤至办公室，以考虑实现对他的赦免为诱饵，试图利用莫利纳去软化瓦伦蒂。监狱长并问他目前最好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瓦伦蒂。莫利纳将计就计，说看来让他先恢复体力为上策。结果他从监狱长那儿弄来了大量的食品让瓦

伦蒂滋补身体。当晚，两人美美地饱餐一顿之后，瓦伦蒂又要莫利纳在临睡之前再讲一个故事。莫利纳于是兴致勃勃地又讲起了另一个电影故事。

瓦伦蒂一案使监狱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他又多次传唤莫利纳。后者提出假释一周的要求，说他的离别会使瓦伦蒂在离情别绪中谈些肺腑之言。监狱长觉得他言之有理便应允了。莫利纳在回牢房之前又给监狱长留下一张食品单。

临别前夜，莫利纳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款待瓦伦蒂，并告诉他自己得到了赦免。瓦伦蒂听后感到痛苦不堪。熄灯后的牢房一片漆黑，两人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俩互相抚慰着，排解着内心离别的忧伤。瓦伦蒂觉得他能为莫利纳做点什么，便温柔地为他按摩胸部和喉咙。莫利纳为此十分激动，也抚摸着瓦伦蒂。难分难舍之中，两人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早上，莫利纳出狱了。临别之前，瓦伦蒂请他帮助自己与组织取得联系。莫利纳放弃了与母亲在一起的愿望，决定答应帮他去完成一项惊人的举动，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同时，他也恳求瓦伦蒂做一件事：给他一个吻。瓦伦蒂开玩笑说，他怕一吻之后莫利纳会变成豹女。莫利纳说他可不是豹女，豹女没人能吻她，她得不到任何爱情。瓦伦蒂说莫利纳不是豹女，而是一个蜘蛛女，用自己的蛛网擒获男人。莫利纳得到了瓦伦蒂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吻。莫利纳出狱后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不久，他在与瓦伦蒂的组织接头联系时被打死了。

瓦伦蒂受到了残酷的审讯，最后奄奄一息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在注射了吗啡之后，瓦伦蒂脑中出现了幻觉：他来到一个岛上，看见一个奇怪的女人，一个蜘蛛女。她身穿闪闪发光的长袍，陷进了一张蜘蛛网中，或者是她自己的身上张出了蜘

蛛网，从她的腰部和臀部拉出了一条条线，成了她躯体的一部分……她在哭泣……他问她为什么哭？她回答说因为结尾像谜一样。

当他在岛上醒来时，他要继续战斗，同志们已等待他多时了……

#### 【作者介绍】

曼纽尔·普伊格（Manuel Puig, 1932—），阿根廷小说家，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城镇，成年后侨居美国和欧洲，现住美国纽约市。大学期间攻读哲学专业和电影导演专业。曾担任过多部影片的助理导演，从事电影摄制工作。1962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过电影剧本。196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丽塔·海华丝的背叛》，以日记、书信等形式描写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情景和后来的经历及广阔的社会生活。第二部小说《染红的小嘴巴》（1969）采用风行于20世纪初期的连载小说形式，叙述阿根廷一个患肺结核病的青年的恋爱悲剧。除《蜘蛛女之吻》（1976）外，另有《悲伤的探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风流韵事》等。普伊格是拉美新一代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兼有通俗小说和电影、电视等现代艺术之特点，构思精巧，表现手法新颖，口语运用娴熟，人物刻画唯妙唯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蜘蛛女之吻》更是显示出作者的这一写作特性。其中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熟悉电影艺术的特长，将多部电影的情节贯穿于整部小说，精彩引人入胜的故事弥补了作品描写狱中生活难免的压抑和沉闷，使小说有张有弛，读来趣味盎然，令人爱不释手。由于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他曾荣获意大利第四届库尔齐奥·马拉珀尔泰文学奖。

### 【遭禁经过】

小说《蜘蛛女之吻》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立即被译成14种文字，流传世界各国。1985年，国际闻名的导演赫克特·巴班科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并搬上银幕，成为最卖座的电影之一。美国影星威廉·赫特因出色地扮演了片中的同性恋者莫利纳而荣获1985年度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然而，正是因为小说塑造了同性恋者莫利纳这个人物形象，使其在作家的祖国阿根廷遭禁。

同性恋在西方虽然已司空见惯，但仍被看作是一种堕落行为而受到世人的唾弃。在《蜘蛛女之吻》之前，还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以同性恋者作为主人公的。有些作品偶尔涉及到这一现象时，也都是以贬抑的笔触来描写处理。然而，在《蜘蛛女之吻》中，普伊格却大胆地首次让一个同性恋者占据小说的主要位置，并且让原先对同性恋本能地感到厌恶的政治犯瓦伦蒂最终被莫利纳同化了，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对有关同性恋的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也是小说问世后引起世界轰动的主要原因。

普伊格显然用理解同情的态度来描写同性恋者的。在他的笔下，莫利纳不是人们所想象中那概念化的、令人厌恶的性变态者，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女性般温柔体贴的活生生的人。作者向读者展示了莫利纳这个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他所向往的是做一个女人，与男友及母亲共同生活，并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奉献自己的一切。这使我们看到了他那颗似乎超越常规的但却同样善良的心，从而多少会对他表示一点理解甚至同情。应该说，作品的这种必然的影响力是小说在阿根廷被禁止的最根本的原因。除《蜘蛛女之吻》外，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风流韵事》也被列为禁书。

#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看起来她的模样有点儿异样，有点不同与一般女人。她显得十分年轻，至多不过25岁光景；有点像猫脸的不大的脸盘，小巧的鼻子略往上翘；说起她的脸型么……与其说是鹅蛋形的，还不如说是圆形的；宽阔的前额，大大的腮帮子，但以下部分比较瘦削，就像猫一样。”

“她的一双眼睛呢？”

“十分明亮，几乎可以肯定是绿色的眼珠。在进行绘画时，她的眼睛常常是半开半闭的。她瞧着模特儿，那是动物园里的一只黑豹。它起初在笼子里安静地躺卧，但当它听到那姑娘摆弄画架和椅子而发出的声音时，便开始在笼子内踱起步来，还冲着姑娘吼叫着。在这个时候她都还没有勾划好轮廓呢。”

“在这以前，难道黑豹没有闻到她的气味么？”

“没有，因为放着一大块肉在笼子里，它只能闻到肉味。动物管理员有意放在铁栅栏边一块肉，免得它闻到外面的气味而惴惴不安。见到那黑豹发起怒来，姑娘便很快地挥动着画笔，画了一个既像魔鬼又像动物的脑袋。这是一只公豹，它注

视着她，不知是为了撕碎她，然后将她吞而食之，还是怀着更加丑恶的目的。”

“在动物园里这天没有别的游客么？”

“没有，几乎空无一人。那是冬天，寒冷的天气，公园里的树木都已凋零。凛冽的寒风中，姑娘独自一人坐在她自己带来的一张折叠椅上，前面放着用来摆放画布的画架。离她不远关着长颈鹿的笼子边上，有一个带着几个孩子在看动物的女教师。但因天气太冷，很快他们就离开了。”

“她就不冷么？”

“她已忘记了寒冷。她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一边画着黑豹，一边陷入沉思。”

“她既陷入了沉思，那么就不会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这两者是有矛盾的。”

“不错，陷入了沉思的她，沉湎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她自己几乎还未觉察到。她的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之上，黑色的鞋子，又高又厚的后跟，镂空的前部分中，露出涂成黑色的脚趾甲，袜子闪闪发亮，是一种网状玻璃丝袜。不知是皮肤还是袜子的颜色，呈玫瑰红。”

“对不起，我刚才跟你说过话请你记住，别进行色情方面的描述，这样做不合适你知道。”

“就依你的意思办吧，我继续往下讲。她双手带着手套，为了作画，她脱去了右手的手套，相当长的指甲上，涂着黑色的指甲油。手指洁白，大概因为天气寒冷，已冻成青紫色。她不时地停下画笔，将手搁在大衣内取暖。十分厚实的黑色长毛绒大衣，大衣两边的垫肩也很厚，象波斯猫的毛皮一样厚的大衣的毛，哦，比波斯猫的毛皮还要厚实得多。在她后面站着谁

呢？因为有人在擦火柴点烟，而风将火柴吹熄了。”

“他是谁？”

“请等一下，她听到了擦火柴的声音，吃了一惊，回过头来。看见了一个人，此人外表长得不错，虽不是翩翩少年，倒也颇讨人喜爱。他头戴一顶帽子，帽檐拉得低低的，身穿大衣，十分肥大的裤子的裤脚。他用手指碰了一下帽檐，算是对她行礼。随后又向她表示歉意，然后对她说，她的画非常好。她见他是个正派人，因为从他的脸就可以看出，他是个能理解他人的文静的人。她用手理了理披在额前的被风吹乱了的一绺卷发。她和别的姑娘一样，有一头披肩的长发，只是烫了一下发尖。

“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个皮肤黝黑，略带肥胖，身材不高，象一只雌猫一般走路的女人。这太迷人了。”

“你刚才不是说，色情方面的事不要谈吗？”

“好吧，你继续讲下去吧。”

“她回答说，她并没有感到吃惊。”只是她梳理头发的时候，手一松，风把画纸吹走了。小伙子跑过去从地上拾起画纸，他从她的口音中发现她是外国人。姑娘告诉他，她是个难民，曾在布达佩斯学美术。爆发战争后，她是乘船到的纽约。他问她是不是还怀念她出生的那个城市。这时，仿佛浮现了一片乌云，在她的眼神中。她的整个脸部表情都黯淡下来了。她说，她不是出生在城市里，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那一带，她是山里人。”

“那儿就是德拉库拉。”

“不错，那儿的山上丛林密布，野兽很多。每当冬季来临，野兽因为饥肠辘辘便到村子里去伤人。对此村里人恐惧万分，

常在家门口放上羊羔和别的死牲畜，以免野兽对他们发起攻击。说到这儿，小伙子向她提出，希望能再次见到她。她回答说，次日下午她还会到那儿去作画，因为这段时间里只要天气晴朗，她就去那儿。翌日下午，小伙子（他是建筑师）和他的几个同事，其中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建筑设计师一起待在工作室里搞设计。时钟敲过3点后，天过不了多久便会暗下来。他待不住了，就想放下圆规和三角板，跑到就在对面的中央公园里的动物园中去。他的那位女同事问他要上哪儿去，为什么他这么高兴。他将她当朋友看待，但同时他发现她已暗暗地爱上他了，尽管表面上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她一定是个丑八怪吧？”

“不，她有着栗色的头发，相当活泼的脸部表情，模样儿虽然一般，却很逗人喜爱。去哪儿他没有告诉她，便走了出来。她心里很难过，但她内心的变化没有让别人发现，只是埋头工作，以免使烦恼继续下去。天还没有黑，他到了动物园。冬天里少有这样的晴朗天气，周围的一切都看得特别清楚。漆成黑色兽笼的栅栏，用白色的马赛克拼起来的墙壁，白色的假山，只是落了叶子的树木呈灰色，瞪着血红眼睛的是野兽。可是，那姑娘（她名叫伊雷娜）却不在那儿。几天过去了，小伙子仍然想念着她。一天，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他走在美术馆画廊的橱窗里似乎看到了什么，他的注意力被这吸引了。原来某一画家的几幅作品在橱窗里贴着，画面上只有黑豹。他走进美术馆，伊雷娜果然就在里面，她正在接受参观画展的人们对她的祝贺，下面我就讲不下去了。”

“你再好好地回忆一下嘛。”

“你等一下……是不是就在那儿，我已记不清，有个女人

曾让她吃了一惊与她打了招呼……不管它了。这时，小伙子也过去向她表示祝贺。他发现伊雷娜与上次见面时变化很大，不一样了，在她的眼神中已见不到那一丝乌云了。他邀她去饭店吃饭，她便告别了那些评论家们，与他走了。从她的情景看，好象原来是失去了自由，这会儿第一次能自由自在地在街上行走，能自由自在地去她爱去的任何地方。”

“可是，你刚才说，他只不过是带她上饭馆的，而不是去她爱去的任何地方。”

“唉，你别要求我把话每一句说得都那么精确嘛。我往下接着说吧。他们来到一家匈牙利饭店，也可能是罗马尼亚饭店时，她的表情又有点儿异常了。他本来以为，带她到她同胞办的饭店里，会使她高兴，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发现她神情有变，便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跟他没有说真话，只是说她睹物怀旧，回忆起了战争的岁月，而在那时候，熊熊地燃烧着的战火还在。于是，他向她提议吃午饭上另一家饭店。但是，她已注意到他并不富有，而且还要忙于工作，这会儿正好是吃午饭午休的时间，他饭后还得回去工作。于是她便让自己镇静下来，走进饭店。饭店内的一切尽如人意，环境幽静，吃得也很满意。她对生活再次充满了乐趣。”

“那他呢？”

“他也很愉快，因为他已明白，为了取悦于他，她尽量稳定住自己的情绪。而他呢，从一开始就打算让她上那儿去高兴高兴。这些男女间开始认识时该干的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他觉得心里十分痛快，便决定暂时不再回去工作了。他告诉她，他想买一件礼物，偶然路过画廊而已。”

“是送给他的那位女同事的吧。”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胡乱猜中罢了。”

“你一定看过了这部电影。”

“我向你保证，没有。你继续往下讲吧。”

“伊雷娜对他说，他俩可以一起去买礼物。这时，他头脑中立即涌现了身上带的钱够不够买两件礼物的想法——一件送给女同事，用来祝贺她的生日；另一件送给伊雷娜，以赢得她的爱情。走到街上时，伊雷娜告诉他，今天下午她觉得十分惊异，还不到3点天就黑下来了，而她却不觉得心里难过。自然而然，他便问她是不是因为她害怕黑暗。所以，天一黑心里就难受。她想了一会儿才回答他说，她确实是害怕黑暗。说话间，他们在他们打算去的一家商店门前停了下来，她看了一眼橱窗露出不信任的神色。那是一家漂亮的花鸟商店，从门外就能见到各色各样的鸟儿关在那些鸟笼里。它们有的从鸟笼的一边欢快地跳到另一边；有的站立在摇晃着的枝条上；有的在啄食着莴苣叶子和草籽；有的在轻轻啜饮着才换上的净水。”

“对不起... ..请问一下瓦罐内有储水吗？”

“有，因为刚才他们给我开门上厕所时，我将它已灌满了。”

“噢，那好。”

“清凉得很哩，你想喝一点么。”

“现在我不喝了，有了水，就可以在明天沏马黛茶了。请继续讲下去吧。”

“瓦罐里的水只够我们用一天，你可不要夸大其事。”

“你不要我养成坏习惯。刚才他们开门让我们去洗淋浴时，我忘记带水来了。后来要不是你记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没有

水用了。”

“有的是，不用担心。我们继续往下说吧……当他们俩步入花鸟店的时候，像是什么妖魔走进来一样，鸟儿都害怕地飞了起来，像发了疯一样，往笼子边上撞死命地，碰伤了翅膀。花鸟店的老板慌得六神无主。那些尖着嗓子叫的小鸟，听起来其声音不象鸟鸣，倒仿佛是兀鹫在嘶号。她抓住小伙子的一只手，把他拉到花鸟店的外面，鸟儿们立刻安静下来了。她对他说自己要走了。两人约好在次日晚上再次会晤。他又走进了花鸟店，鸟儿仍象往常一样在啼鸣着，他买了一只小鸟，准备送给过生日的女同事。后来……唉，我忘记了后来的事，我困了，想休息一下。”

“往下再讲一点儿吧。”

“我一困就把电影故事给忘记了，明天我们继续往下讲，好不好？”

“眼下你要是实在想不起来，那就留到明天再讲吧。”

“要是 有 马 黛 茶 喝 的 话 那 就 继 续 跟 你 讲。”

“不啦，还是留到明天晚上讲吧。我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在白天我还要考虑更重要的事情。”

“……”

“倘使我不说话，不看书，那我一定在思考着什么。不过，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不会误解的。那好，我不分散你的注意力了，你安心休息吧。”

“对你能理解我的意思，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谢谢你！明天再谈吧。”

“明天再谈。愿你在梦中见到伊雷娜。”

“ 昨天我们讲到他又走进了花鸟商店，鸟儿却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感到惊恐。它们害怕的只是她一人而已。 ”

“ 我并没有跟你说到这一点，这只是你自己猜想出来的。 ”

“ 那往后发生了什么呢？ ”

“ 我继续讲下去吧，之后他们互相来往，终于有了恋情。她能强烈地吸引他，是因为她十分奇怪的为人：她一方回对他十分殷勤，两眼望着他，双手抚摸着他，还将他搂在怀里。但当他要用劲地拥抱她、吻她时，她便躲开，不让自己的嘴唇和他的嘴唇碰到。她请求他不要吻她，而让她来吻他。她的吻象孩子的吻一样，两片肥厚的嘴唇总是紧闭着，十分轻柔。 ”

“ 关于两性方面的描写在以往的电影里是从来没有的。 ”

“ 你等一下，下面你就知道了。一天夜里，他又将她带到那家饭店。那家饭店相当有特色，尽管看起来显然并不十分豪华。餐桌都是用木头制的。啊，不是。是用石头制成的。啊，不是，啊，是，现在我想起来了，是用石头制成的，桌子上铺着带格子的台布。走进饭店，仿佛是走进了一家农舍，梁上挂着气灯，桌上点着蜡烛。他举起装满葡萄酒的杯子（这是一只粗糙的酒杯）祝酒，因为这天晚上这个非常钟情的男人就要订立婚约了，如果他所选中的那个女人同意这样做的话。她的双眼满含着幸福的热泪。他们碰了碰杯，便一饮而尽，没有再说什么，然后互相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凝视着。猛然间她将手抽了回去，因为这时她看到有人朝他们的桌子走过来。远一看，这是一个十分貌美的女人，但不久，人们就会发现她脸上有某种异样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你害怕，却又说不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她的脸既象女人的脸，又像一张猫的脸。直

往上翻他的眼珠子，怪极了，我也不知道怎样描述她的模样，她的眼睛里几乎看不到眼白的存在，整只眼睛呈绿色，只有中间的瞳孔是黑的。另外她的皮肤好像搽了许多粉，显得格外的苍白。”

“可你不是说她长得挺美么？”

“是的，她是很好看。从她那当地少见的装饰看来，她是个欧洲妇女，头上梳着‘巴拿拿’式的发型。”

“‘巴拿拿’式的发型？”

“就象……我怎么跟你解释呢？就是在脑袋的四周盘着一支发髻像管子一样，除额前的一绺头发往上翘起，其余的头发都往后梳。”

“这点并不重要。你还是往下讲吧。”

“也许是我弄错了，我觉得她头上盘的好像是一条辫子，这种发型在这儿是没有的，她身穿一件后摆几乎长到拖到脚跟的连衣裙，肩上披着一件狐皮短披风。她走到桌子边，注视着伊雷娜，目光中带着一种近似仇恨的神情，也许目光不是仇恨，而是象施行催眠术的人那样注视着她。总而言之，可以看出，她的目光不怀什么好意。她站在桌子边，用一种十分奇怪的语言跟伊雷娜说起话来。他则象一个绅士应该做的那样，在见到一位太太向自己身边走来时便站起身来，可是，这个猫脸女人连看也没有看他一眼，便与伊雷娜说了第二句话。伊雷娜用同一种语言对她进行了回答，脸露惊色。他对他们的言谈一个词也听不懂。也许为了让他也能听懂，那女人便对伊雷娜说：‘我立即就认出你来了，原因你自己知道。再见。’说毕，她没有看那小伙子，便扬长而去。伊雷娜象是被惊呆了，目光呆滞，眼里满是泪水，眼泪象是泥坑里的水一样混浊。她站起

身来一声不吭地，用一块长长的白纱巾裹住头部。他也在桌上放了一张纸币，挽住她的胳膊陪她走了出来。一路上他们默默无语，他见她朝中央公园瞥了一眼露出惊惧的神情。天下着小雪，积雪掩盖了部分城市的喧闹声，从街上驶过的汽车像是在公路上滑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在昏黄的路灯映照下，洁白如银的雪花从天飘然而降。远处仿佛传来了野兽的吼叫声。这种情况也完全可能发生，因为中央公园的动物园离这儿不远了。她停下了脚步，并请他搂抱着她。他紧紧地用双臂抱着她的身躯，她浑身颤抖着，不知是由于寒冷，还是由于惧怕。尽管野兽的吼叫声似乎已平息下来。她细声细气地对他说，她害怕回家，害怕一个人过夜。这时，驶近了一辆出租汽车，他让司机停车，两人默默地上了车。汽车朝他的寓所驶去，途中两人仍没有讲话。他们来到了楼房的跟前。那是一套单元房子，虽已陈旧，却保养得很好，天花板很高，地上铺了地毯，黑色的木质楼梯两边雕上了花纹的扶手。一进门的楼梯口放了一棵巨大的盆栽棕榈树，墙上贴了几幅中国画。棕榈树在对面一块高大的镜子里映照着，镜框也和楼梯的扶手一样，经过精雕细刻的。她面对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身影，还细细地端详了一下自己的脸庞，仿佛在脸上试图找到什么。没有电梯，但他就住在底层。在地毯上行走，几乎听不到脚步声。就象在雪地上行走一样。房子相当大，里面的陈设都是19世纪末朴实无华的式样。这套房子是小伙子的母亲的。”

“ 他说了些什么呢？ ”

“ 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她心里不痛快，一些不愉快的事在折磨着她，便不时给她送来咖啡和她喜欢的一切。她什么也不喝，她有事要与他讲，只是求他坐下来。他点燃了烟斗，以

一种随时都可以从他身上见到的忠厚宽容的姿态注视着女方。她这时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却将脑袋埋在他的双膝上，开始说起话来。她说有一个骇人听闻的传说流传在她出生的那个山村里，它使她从小时起就害怕得发抖。我已记不十分清楚了这个故事，它可能发生在中世纪。有一次，下了大雪，因而这一带村庄都被大雪与外界隔绝了。几个月过去了。冻死、饿死了不少人，而所有的男人都早已上前线去了，我也记不清楚了，情况大概是这样。林中的猛兽由于饥寒不堪也纷纷来到村庄。这时，出现了一个魔鬼，它说人们要想要它带来的食物，必须出来一个女人。于是村庄里最勇敢的女人出来了，魔鬼的身边站着一只饿得发起性子的金钱豹。那女人和魔鬼订下了盟约，为了让大家能顽强的活下去。我也不知后来的事情了，反正这女人后来生了一个有着一张猫脸的女人，参加圣战的十字军回来了，与女人结过婚的那个士兵也回到了她的家，当 he 与她接吻时，她就象一只雌豹干的那样，将他活活地撕成碎片。”

“你讲的故事，我不太明白，意思有点太含糊不清了。”

“是我记不清楚了，不过，这也无妨。噢，我记起来了。”

伊雷娜说，几个金钱豹女人在山上陆续地生下了。当然，那个士兵已经死了，但另一个士兵发现是他的妻子将他杀死的，便对她进行了跟踪，她沿着雪地开始逃亡。他尾随着她，开始时只看到她留下的脚印是女人的足迹，但后来他离森林越来越近时，却发现是金钱豹留下的爪迹了。十字军士兵仍走进丛林，紧追不舍。这时天色已晚，他见到在暗处有人潜伏着等他前去，两只眼睛闪烁着绿光。他一手拿着短刀，一手拿剑，交叉地护放在胸前。金钱豹变得老实了，它又变成了象中了催眠术的女人一样。十字军士兵吓得连往后退了几步，因为此时他又